

食貨典第二百六十一卷

飲食部紀事二

晉書皇甫謐傳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類林皇甫士安善品味過衛倫家倫命僕取糧糗以食士安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謂人曰士安之識遠過劉子揚吾麥杏時糅以杏汁李柰時又糅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元晏春秋衛倫以郎應會於京師遇予而論及於味倫稱魏故侍中劉子揚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揚之妙抑末乎倫曰晉師曠易牙古之精也魏之子揚今之妙子何間焉

世說嵩山北有大穴晉初有一人誤墜穴中緣行十里許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

一杯白漿墜者告以飢渴甚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歸問張華華曰所飲者玉漿
晉書王湛傳湛沖素簡淡器量隕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
蔬對而食之

何曾傳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
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雲仙雜記山濤酒後哺啜折箸不休

晉書任愷傳愷爲光祿勳賈充諷有司奏免官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
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

孝友傳庾衰父亡作笞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衰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何劭傳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
官御膳無以加之

四王遺事惠帝還洛陽道間於客舍作飲食宮人有持升餘杭米飯澆以供至尊

晉書郗鑒傳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餕鄉人以鑒名德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鄉縣令鑒薨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心喪三年

羊曼傳曼代阮孚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

趙書石勒時斷寒食忽暴風霹雷雨雹大者如彈丸平地水深三尺勒大驚令民寒食如故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幼知名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崔鴻後趙錄石虎召姚弋仲弋仲輕騎至鄴引入領軍省賜以御食弋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當見我問方略以破賊而食我我來覓食耶乃引見

晉書桓溫傳溫性儉每謙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覩非望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俗說桓大司馬弟瑊能性噉食兼數人桓每惡之設必倍豐瑊食竟復就兄索食

燕書少帝建熙六年上谷人公孫鳳久隱昌黎之城冬衣單布寢土牀上夏則併湆茹於一器停使蛆臭然後乃食人咸異之莫能測也

晉書殷仲堪傳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

陸曠傳曠弟玩玩子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鬱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

酒三升納止可一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勅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懽而罷頃之徵拜左民尚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傲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傲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

苻堅載記堅從兄子朗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味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旣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旣進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

齊書江夏郡安陸縣隆安之初有一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大兒忽得時行病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餘米其家供給五年乃至聲貧語曰汝當自覓食後至一家行乞腹大飢不可忍後門有三畦韭大蒜因畝兩畦須臾大吐吐一物似龍出地漸漸大主人持飯出腹不能食遂撮飯著向所出吐物上卽消咸水此人於此病遂得差

古今圖書集成

崔鴻南燕錄濟南尹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蹬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一進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能飽且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以一縣試之於是拜逢陵長政理修明大收民譽

世說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食小人貽其殮者看案甚盛真長辭焉言曰小人都不作緣

宋書謝景仁傳桓元篡位景仁領驍騎將軍高祖爲桓修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元所召元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

景仁愛其弟麌而憎述嘗設饌請高祖希命麌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須至乃懼

南史宋劉穆之傳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曾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

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穀饑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颡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饑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

江夏文獻王義恭傳義恭幼而明穎高祖特所鍾愛高祖爲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醜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噉悉以乞與傍人

南史劉湛傳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爲長史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脯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古今圖書集成

宋書謝弘微傳弘微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元嘉四年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啖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素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卽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欷不自勝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

朱修之傳修之爲寧蠻校尉徵爲左民尚書性儉冠少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修之未嘗供膳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爲設菜羹粗飯修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

孝義傳郭世道子原平至行養親必己力備貲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辨有肴味惟滄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

異苑元嘉中章安有人噉鴨肉乃成瘦病脣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秫米瀋須臾煩悶吐一鴨雛身啄翅皆已成就惟左脚故綴昔所食肉病遂獲差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子邕邕所致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鰐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

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悉褫取以飴邕既去靈休與何助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宗慤傳慤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菹粟飯謂客曰宗軍人慣噉罐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

王元謨傳孝武狎侮羣臣嘗爲元謨作四時詩曰董荼供春膳粟漿充夏湊瓠醫調秋菜白醴解冬寒

阮佃夫傳佃夫奢侈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途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

異苑新野蘇卷與婦佃於野舍每至飲時輒有一物來其形似蛇長七尺五寸色甚光采卷異而餉之遂經數載產業加焉婦後密打殺卽得能食病日進三斛飯猶不飽少時而死

南齊書虞悰傳悰爲後軍長史領步軍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爲豫章內史將軍

如故悰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將軍如故悰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肴羞竈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黃領羆何曾食疏所載也世祖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糲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舉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周顥傳顥清貧寘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顥曰卿山中何所食顥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勝顥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引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顥卿精進何如何引顥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引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鮕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屹曰鮕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蛤蠣眉目內闕懸渾沌之奇礪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

子貢見悅議大怒引兄點亦遁節清信願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退蹈或在不近全菜
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興載策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修仍復爲之品節蓋以
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厯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
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
之以味彼就寃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歎彼弱覺顧步宜愍觀其
飲啄飛行人應憐悼況可心心撲穢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挨枝剝
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爲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更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未息則
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廻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渺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
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鳬夜鷺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
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盜復慈心所忍騎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
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營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
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

庾杲之傳杲之除尙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瀉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鮓常有二十七種言二九也

孝義傳樂頤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南史梁孔休源傳休源爲太學博士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覲清顏頓祐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駐節命休源及至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南齊書武陵昭王曠傳尙書令王儉詣曠曠留儉設食柈中菘菜鮑魚而已又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

張緒傳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飧然未嘗求也

孝義傳江泌母亡後以生闌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梁書安成康王秀傳秀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在京師旦臨公事廚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不之謂也

南史梁宗室傳臨川靜惠王宏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

雲仙雜記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飴

梁書昭明太子傳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

陳書除陵傳陵弟孝克爲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歟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啟高宗嗟嘆良久乃敕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魏書崔浩傳浩母盧氏諱孫女也浩著食經敘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饑仍臻饘蔬餽口

古今圖書集成

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廬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辨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毛脩之傳脩之父瑾司馬德宗梁秦二州刺史劉裕之擒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以脩之爲司馬及赫連屈丐破義真於青泥修之被俘遂沒統萬世祖平赫連昌獲脩之神廟中以脩之領吳兵討蠕蠕大檀以功拜吳兵將軍領步兵校尉後從世祖征平涼有功遷散騎常侍前將軍光祿大夫脩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尙書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官

三進御書
主進御書

闕駟傳駟拜大行遷尙書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家甚貧敝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

裴駿專駿從弟安祖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雖芻獸得食相呼而況

人也自此之後未曾獨食

濟陰王小新成傳新成孫彌弼子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咱一日三羊三日一犢楊播傳播弟椿進位太保侍中致仕誠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

周書柳虯傳虯字仲蟠魏廢帝初遷祕書監脫略人間不事小節敝衣疏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虯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從勞思慮耳

北齊書崔暹傳暹爲御史中尉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朝令暹後通名因遇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勅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而去

盧叔武傳叔武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殼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

崔㥄傳㥄子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恆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筯恣情飲噉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中說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 子宴賓無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

唐書張文瓘傳文瓘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

舊唐書崔日用傳日用爲芮城尉則天幸長安路次陝州宗楚客時爲刺史日用祇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偏饋偏官楚客知而大加嘆賞

唐書蘇瓌傳瓌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踰貴百